

日月如梭,转眼间母亲已故十年了。母亲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开我们的。母亲的离世,一直是我的伤痛。十年来所有的事情我都能放下,唯有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眼泪成了我与母亲交流的语言。每逢佳节倍思亲,逢年过节的日子,我除了母亲的坟前献上一支康乃馨,烧上几刀黄纸外,却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从小到大,母亲总是把最好的饭菜留给我们姐弟。记得读高中时,我要到县城上学,每隔一到两周才能回趟家,那时家里困难,很少能吃上米饭,米还是用四斤苞谷换一斤米换来的,我母亲特地给我奶奶交代等我周末回家时再做米饭,以致于几个馋嘴的弟弟每每等我周末回家,如果

哪个星期我没回家,弟弟总是失望地说,唉,姐姐咋还不回家,这个星期又吃不上米饭了。

我的家和当时许多半工半农的家庭一样,父亲在外工作,家里孩子多劳力少,母亲一人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家里的农活全是母亲来做。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当时已经包产到户,各家各户都在忙,我们姐弟都还小,父亲在外工作帮不上忙,母亲起早贪黑的干活,我们当地农村苞谷要锄两遍草,锄二道草时已经立夏,母亲一人天刚麻麻亮就到地里,每颗苞谷先上化肥,再用锄头将化肥盖上,将草除尽,这个季节关

要将自己家里的五六亩责任田锄完,可想而知要流多少汗水。因农活干得太多,母亲手指的关节已经严重变形,她却从无怨言。

虽然家境不好,母亲却从未让我们姐弟在外面受到一点委屈,无论是学习用品还是生活用品从未少过,每年开学初母亲就会为我们准备好学费、本子、笔等。我读高二时,母亲病了,父亲带母亲去市里看病,看完病后,母亲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却给我买了一块红纱巾、一双皮鞋。当时很是流行红纱巾,有些城里的女孩子都想拥有一块,母亲却给我买了,我们班上要好的姐妹争着换着戴我的这块纱巾。我很感激我的母亲,

可我更无以回报。大学落榜我闹情绪不想回学校,是母亲从学校给我取回了被褥。鼓励我说不是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无论干什么只要勤奋努力,踏踏实实做人就行了,我们是平常人,要有平常心。我时刻牢记母亲的话语,努力过好每一天。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母亲也随父亲到了县城,但母亲依然勤俭持家,闲不住。儿女们也先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可母亲不愿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自己办起了小卖部,靠着辛苦赚取生活费用。

这就是我的母亲,我时时想念的妈妈。我想告诉您,您虽然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心里。我没有华丽的词语赞美您,但我会心底永远怀念您。

人间真情

乡下岁月,最令人快慰的,莫过于赶集了。那时,每到赶集日,我发现钟声响起,出工的人流比平时少多咧,许多社员把自家所剩不多的一点黄豆、口粮,或喂养的禽畜用架子车拉到集上卖掉,变现还债或给老人买点食品,给娃娃们扯些花布。逢集有大小之分,单日为小集,赶的人少;双日为大集,赶的人多。不管赶什么样的日子,均按农历计算。兼顾了社与社、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与利益。

每逢大集,吃罢早饭,我只要伫立知青点门口,就不断会有路过的社员主动打招呼,走啊!赶集去!起初听此话,表情木讷,无动于衷,在我的脑际,对赶集朦朦胧胧。倒是我隔壁的女知青早已涂脂抹粉,换好新衣,三三两两,结伴赶集。那会儿逢集多在公社周边,毕竟公社是管辖十多个大队的“首脑”机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心。我所在的村落介乎周陵公社与底张公社之间,也就是说,西到周陵公社,东到底张公社,两边距离差不多,顶多有五、六里,欲说赶集,机会多多。自打明白赶集是咋回事,赶集也成了人生乐事。我爱到东边的底张公社赶大集,出了村东,便是公路,走不多远,下一大坡即到,不知别人咋说,我的考量:其一,赶个大集,图个热闹;其二,改善伙食,饱餐一顿;其三,当年底张公社坐落一个军用机场(今改建为咸阳国际机场),虽未坐过,但能近距离观望飞机起落,舒心悦意。赶集的人们源源汇集到路上,有挑担的、拉车的,亦有牵头猪,抱只鸡的,更多的则肩扛搭梯或挎着篮筐奔走。远远听见高音喇叭传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意味集市近在眼前。

底张公社的集市处于省道丁字口,一街两行,多摆在不在道的土路上,两边墙根蹲满了紧裹棉衣的男女老少摊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物品匮乏年代,原生态的土特产就多一点,摆放着各种农副产品、蔬菜、禽、蛋、柿子、红枣等,延伸到尽头才是粮食交易点。旁边一块“揭天地”,大到骡、马、牛,小到猪、羊、兔牲畜交易地,我清楚地记得,宰杀的生猪肉,肥肉比瘦肉贵,每斤0.92元,食油稀缺,一寸厚的肥膘可提炼大油,滋润粗糙的日子。我逛集市,最大心愿,是寻觅牛羊泡馍馆,一份泡馍,荤素搭配,一大碗,才两毛五,花钱不多,吃个煎火。

知青们多见空手赶集,不为买卖,只图尽兴。我发现家畜牲畜交易点颇为有趣,一窝尺长的猪仔,有黑白有白,抱回取暖,个被卖家用麻绳绑腿,拴在一个插入地心的大钢钎上,惟恐仔猪四散逃离,两位老汉对面面讪讪一起,烟袋锅在嘴边吞云吐雾、闪着火星,卖家用棉帽遮手,买家右手伸进去,只等片刻,沉默不语,卖家紧盯买家,买家头摇得拨浪鼓,我十分诧异,一经打问,原来双方在棉帽里,私下掐指头,在议价呢。天知地知,秘而不宣,好一幅民俗风情图。

乡下赶集,至今回味,咂咂嘴,那枣泥甬糕还唇齿甜美;闭上眼,那粗犷浑厚的吆喝声,犹在耳畔响起;翕动鼻,那煎火的牛羊肉泡馍依然飘香……

往事如烟

赶集

□张翟西滨

狗日的西红柿

□徐剑铭

从银行取钱出来,沿着大明宫北侧的大路回家。这条路是新修的,日色近午,路上人很少。

一位农民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脸对脸,我正准备给他让道,他却停了下来。他的自行车后座右侧绑着一个中型筐子,筐上覆着麻袋,麻袋上放几个西红柿。

“老叔”,那农民40出头,身着朴素,高条个头,面带慈诚:“把这几个柿子给你拿回去?剩卖的,你给两块五就对付。”

我至少20年没买过菜了,但而今菜价暴涨我是知道的,昨天还听老伴喊叫:“一斤西红柿四块五!这日子还叫人过不过?”

那农民筐上的西红柿总共是六个,鲜红鲜亮,看个头估计至少在二斤以上。我从裤兜里摸出三张票子,一张是一元,一张是五元,另一张是五毛。我把那张五元票递给那农民,农民

起,却突然直起身子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那一百元零钱,说:“我再数一下。不敢亏了你。”

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他把那零钱又认真地数了一遍,最后确切地说:“没错!是一百元!”

就在他左手拿钱递给我的那一瞬间,他身子一弯、伸手从敞开的塑料袋拿出一个西红柿,喃喃地说:“留一个路上吃。”

这动作有点怪,可我却没多想,只是朝他瞥了一眼,与此同时我把那沓小票塞进了我的衣袋。

他笑咪咪地把手里那个西红柿又放进袋里,拎起袋子递到我手里:“说笑哩么,卖给你咧还能再拿出来?”

……

和那农民分手约五分钟后,我忽然觉得

不接,说:“两块也行……嗨……一块算咧。反正是葬埋!”。葬、在这这是赔血本用卖的意思。

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农民从我手里拿过那张一元票,然后就用塑料袋把柿子装进去。装好了却不给我,敞着袋口放在麻袋上。“老叔,这下你把便宜沾美咧!”,说着便从口袋里掏了厚厚两沓钞票。上面一沓全是一元钞,至少有100张;下面是十元钞,100张挡不住。

“有一百的么?换一下,零钱不好带。”我掏出一张红色的“主席票”递给他,他麻利地塞到兜里,然后给找钱。他先数了九张十元的,又数了十张一元的摆在十元票上面:“叔你数一下。九张十块是九十,十张一块的是十块,总共是一百咧。”

我数了数,没错。

这时,他做了个拎塑料袋的动作,没拎

这场拾便宜的交易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究竟哪儿不对劲呢……我站在人行道上,从口袋里掏出被那农民数了两遍,而我却只数了一遍的那沓小票……

明晃晃的阳光用明晃晃的光辉告诉我:压在那十张一元票下面的灰兰色十元票,虽然还是“伟大领袖”坐阵,数量却从九张锐减到了“哥俩好”了!

一个西红柿10元!这帐应当没算错吧?

三爹“不差钱”,折60元是毛毛雨的事,权当西红柿又涨价了,30元一斤(你以为涨不到这个价啊?等着吧)。让我多少有点沮丧的是:连我最信得过的农民兄弟都学会靠耍把戏发家致富了,这世道真是“像雨像雾又像风”,就是有点不像“人”喽!真!

骂一声“狗日的西红柿!”茫茫然归……

市井一幕



菲美联合军演(资料图)

菲美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

菲律宾军方4日宣布,菲律宾与美国201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天上午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吉纳尔多军营拉开帷幕。

据菲军方介绍,美军参演人员为4900余名,菲方人员约3700名,此外还有澳大利亚人员80余名。日本作为观察员国派遣80余人全程观看演习。

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首次在菲

律宾中部的巴拉望岛上布置“高机动火箭系统”。这一武器系统具有轻便和机动的特点,可直接用C-130运输机空运,能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压制敌方防空,摧毁装备和人员目标。此外,菲军也首次派出了该国购自韩国的FA-50战机。

菲军方称,“肩并肩”是菲美年度常规联合军事演习,本次演习旨在加强两国在领土防御、救灾、民间救援

等方面的合作,演习将持续至15日。依据安排,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4日将到演习场地实地观看。

部分菲律宾民众对本次军演表示不满。劳工组织“五一运动”发表声明说:“与美国和菲律宾政府发表的政治宣传相反,‘肩并肩’演习不是为了维护菲律宾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军事实力。”

□杨天沐

“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头目被炸死

“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救国阵线”头目阿布·菲拉斯3日在伊德利卜省被炸死,一起被炸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至少20名反对政府武装人员。

击中目标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菲拉斯当时在伊德利卜市西北部一处村庄举行会议,参会者包括多名“救国阵线”高层武装人员。

除上述据点,被空袭的另两处目标为“救国阵线”和“阿克萨战士组织”在伊德利卜省北部的据点。多人受重伤。

路透社援引美国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美方已经获知菲拉斯死讯,暂无更多信息公开。

菲拉斯据信为“救国阵线”创建者之一,是“救国阵线”决策机构成员。他曾是叙利亚政府军军官,因其宗教极端思想于上世纪70年代被解职,而后投入上

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负责训练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逊尼派武装人员。

在阿富汗,菲拉斯遇见“基地”组织前头目乌萨马·本·拉登,并结识了他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菲拉斯返回叙利亚。

菲拉斯在“救国阵线”地位颇高,不定期就战事、组织管理等发表内部文章。他不认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价值观”,更强烈反对其行事方式。

连受重创

近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战事中连受重创。叙利亚政府军3月27日收复了被“伊斯兰国”控制10个月的古城巴尔米拉。

本月3日,叙利亚军方经过与“伊斯兰国”激战,又收复了中部城市盖尔亚廷。“伊斯兰国”去年8月攻占盖尔亚廷,该城战略位置极其重要。

□钟欣

美国首个售枪频道开播

再次引发巨大争议

由于枪击案频发,美国国内对于控枪与否一直存有争议。据媒体报道,4月1日,美国首个枪支购物频道正式开播。只要消费者从枪支购物频道下单,就可享受20%折扣,并且不会对消费者进行背景调查。电视购枪频道的开播,再次引发了控枪人士的担忧。

据报道,美国首个枪支购物频道GunTV正式上线,该频道官网上24小时循环播放介绍枪支及枪支使用安全的节目,凌晨1点到早上7点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特定的电视频道了解情况并打电话下单。

枪支购物频道一上线,就引起很多枪击案受害者家属的强烈不满。支持控枪的组织批评枪支购物频道上线根本是在给社会添乱。据了解,这家枪支购物频道原计划在2015年感恩节节后开播,但由于当年12月2号的加州枪击案而推迟。

有批评人士认为,“购枪频道”这种节目会减少人们对购买武器所做的心理准备,让买枪变得随意,“就像买煮蛋器一样”。加利福尼亚州防枪暴力法律中心资深律师劳拉·库迪雷塔说:“买枪是一件严肃郑重的事……不应该在凌晨3时边看电视边做出决定。”

美国每年约3万人因枪支暴力死亡,而近期枪击案呈上升趋势,枪支购物频道的开播令美国反对枪支销售的人士深感忧虑。

□任敏



昂山素季(资料图)

昂山素季不再身兼四职

两职位将由他人接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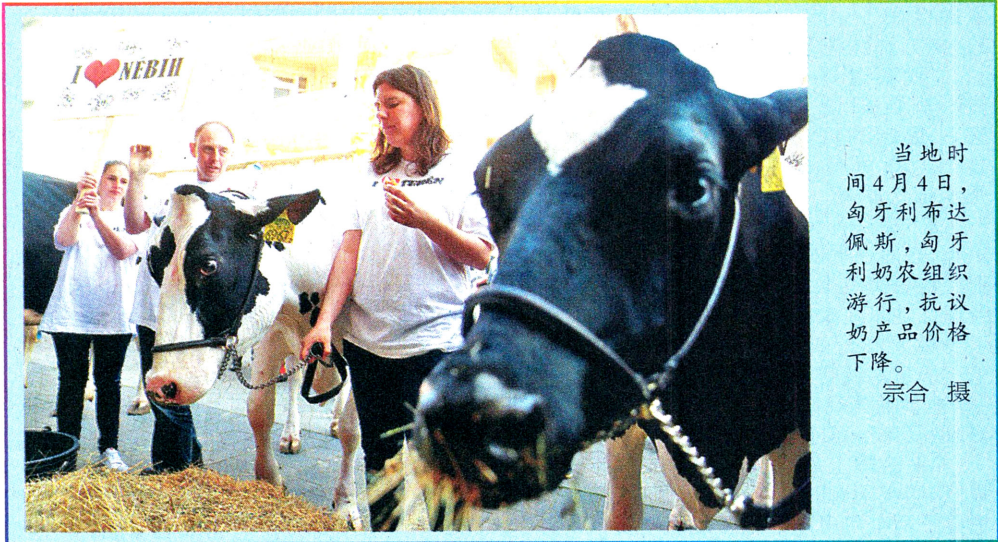
缅甸总统吴廷觉4日向联邦议会提交两名新部长名单,他们将分别接管由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主席昂山素季执掌的教育部、以及电力和能源部。

缅甸联邦议会会议长曼温凯丹在联邦议会宣布,吴廷觉提名苗登基任教育部长,吴佩辛吞任电力和能源部长。苗登基曾任教育部下属仰光西部大学校长,吴佩辛吞曾任能源部常务秘书。

3月30日,缅甸新政府集体宣誓就职,昂山素季同时担任外交部、总统府部、教育部、电力和能源部4个部的部长。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宣布,应缅甸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昂山素季女士邀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5日至6日对缅甸进行正式访问。

□欣华



当地时间4月4日,匈牙利布达佩斯,匈牙利奶农组织游行,抗议奶产品价格下降。 宗合 摄